

生日那天 我只想听听爸爸的声音

南京三兄弟奋战救灾一线,宝宝周岁生日延期

余震不断,灾区情况危急,来自南京一个大家庭的3位勇士毅然离开亲人赶赴抗震救灾第一线:南京特勤一大队的中队长周军顾不上刚刚开过刀的妻子李敏,顾不上要过周岁生日宴的儿子,13日踏上援川的征途;第二天,周军姑妈的儿子、南京消防支队富贵山中队的李长军也“丢”下相依为命的妈妈奔向灾区;昨天,李敏的表弟、玄武警备大队的李利春也接到了前往灾区的通知……一去3个,整个家庭为之揪紧了心,每天互通信息,每天关注新闻,彼此鼓励着,祈祷着……



周军的儿子在电视上找爸爸 快报记者 唐伟超 摄

老公深夜打电话说想家

12日汶川地震,当晚周军就接到要前往灾区支援的消息,第二天清晨6点,周军爱人李敏接到丈夫的电话,“我们中队要去救人了。”“我给你准备点什么?我去送你。”“不要,不是我一个人,我们整个中队都过去。”简短的对话后,周军什么都没带,就奔赴四川了。

周军的家在迈皋桥,李敏焦急地告诉记者,“每天我们都要买好几份报纸,我们想多了解一点四川的情况。今天报纸上登北川又有余震,还发生泥石流,200个交通工作人员被埋了,我爸妈就特别紧张,让我赶紧联系一下老公。我打了几个电话了,一直没人接。”

李敏说,自从周军去了北川救援,一家人的心也“飞”去了。牵挂、思念、担忧……“我们每天保持四五个短信来回,他很忙,我们也希望他能多救一些人。”李敏说,周军是一个心肠特别软的人,平时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情,都会“唠叨”个不停,但自从去了北川后,周军的话变少了,“也许是救援过程太让人悲痛,他不想回忆揪心的过程。”

但有一天深夜11点,李敏突然接到老公的电话,“他的声音很疲惫,他说很想家。他告诉我,他还没吃晚饭。我问他怎么还没休息,他说这个

时候救人比睡觉重要。”李敏说,周军其实每天都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,大家轮流休息。

儿子周岁生日推迟了

昨天是周军儿子的一周岁。“他还不会叫爸爸妈妈,不过,每次周军打电话回来,都会让儿子接,让儿子叫爸爸。小家伙把电话紧紧凑在耳边,虽然什么也不会说,但一听到爸爸的声音,就会很开心地笑。”李敏是个开朗的女子,但说起老公,话语里总免不了有些担忧。

李敏说,“一个月前,我就和周军商量,一定要给儿子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周岁生日宴会,本来定的就是今天。但现在,我们决定把孩子的生日推迟到他爸爸回来。”周军什么时候回南京?李敏摇摇头,“不知道,我们更希望他能多救一些孩子出来。”

在客厅的墙上,记者看到了一张全家福,周军和李敏站在儿子身边,3个人笑得都很甜。“前两天儿子被开水烫了,我都没敢和他说话,怕他担心。”

电视中老公瘦了,黑了

自从周军去了北川救援,家里顿时少了“主心骨”,看电视,翻报纸成了老人们的“主业”。

15日,李敏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老公救人的报道,周军救出了在漆黑的废墟里

坚持了3天3夜的小女孩任思雨,女孩“两只老虎,两只老虎,跑得快……”的“天籁之音”让这位七尺男儿泪如雨下。

宝宝睡着了,李敏就开始紧盯着电视,希望搜寻到老公的身影。前天,她终于看到了老公,尽管只有一眼,尽管背影那么模糊,但李敏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,“当时他正在指挥救人,对着埋在废墟里的人大声地呼唤,‘说话,你跟我说话,你跟我说话……’”李敏心头涌起一股自豪,但眼泪也悄悄地滑落:电视里的周军瘦了、黑了。

昨天,记者与周军通了个短短的电话,“去了3天才与家人联系上,信号不好……”刚聊了一句,电话就断了,再也没联系上。对此,李敏笑笑,说一般到晚上信号才会好一点,目前他们全家人一直都在关注北川,“周军平时最喜欢吃香肠、鸭肠、辣椒烧肉……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,他一直没吃上米饭,最好的一顿还是开水泡面,直到昨天才吃上了盒饭。”

寝食难安,盼儿归来

与李敏相比,李长军的妈妈就更是提心吊胆了。

李长军10岁时,他父亲突发脑溢血死亡,15年来,就这个儿子与她一直相依为命,如今儿子去了灾区,这位母亲无时无刻不在牵肠挂肚。昨天,记者踏进李长军家

就倒下了。”

江海鸥耐心给老人做工作,“你也是军人,是党员,年轻时,你也什么都冲在前面……”老人慢慢地点点头,“是应该去。”不过,放不下心的老人给江海鸥布置了“作业”:每天都必须跟两人通个电话。现在,老人时刻关注灾情,每天都盯着电视看,只要一看到哪条路不通或者又震的消息,就会

时,李妈妈刚从电视机前移开视线,她的眼睛红红的。说起千里之外的儿子,李妈妈默然,“舍不得,当然……但这么大的灾情,作为军人还是应该去的。”

大厅的桌子上放着李长军两张2寸的标准照,见记者拿起照片,李妈妈淡淡地告诉记者,这是李长军长大后唯一的照片,他基本上不怎么拍照。“每天与儿子通电话吗?”“通,每天都要打。”李妈妈笑了,“每天基本上在晚上9点钟以后,他打给我报个平安。不然,根本睡不着。”李妈妈说,每天回来就看电视,饭也不想吃,困了睡一会,醒了继续看,每天大概3小时都睡不着。

盯着电视,李妈妈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儿子的身影,但在什邡,穿救援服、戴口罩的人很多,根本无法辨认,“我只是看到了我侄子(周军),在啃压缩饼干,很苦。”

由于一个在北川,一个在什邡,信号一直不好,同在灾区的兄弟俩直到前天才联系上。李妈妈说,这是他们俩唯一的一次通电话,也就是彼此鼓励一下,“昨天,我儿子打电话告诉我,‘妈妈,这儿情况还是不太稳定,我们睡在大客车里,你不要太担心……’可是,儿行千里母担忧,何况还是这么危险的地方,问及有什么话要对儿子说,李妈妈想都没想,‘一定要平平安安回来!’”

快报记者 胡玉梅 毛丽萍

62岁“老病号”跑到灾区,老伴无奈地说:

他就这样!

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里,有一位年龄最大、最沉默寡言,却一直冲锋在救灾最前线的专家,他就是62岁的普外科赵翰林主任医师。这次出行,赵翰林是瞒着妻子,“偷偷”跟随医疗队跑到四川灾区的。

“我的位置比不了伤员”

赵翰林妻子白玉兰告诉记者,这次参加抗震救灾,老伴是在登机后才发个短信告诉她,“我的位置比不了伤员。”一聊起老伴,白玉兰“气”就不打一处来,但她却说:“一点也不意外,老赵的心里,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,有时几天几夜不回家专门守着病人。”

说起“私自”跑去抗灾,赵翰林可不是第一次了。白玉兰说:“参加抗洪救灾他也是这样,没有和家人说,自己头天晚上悄悄打好行囊,第二天趁家里人还没起床就出发了。两次去南疆进行医疗扶贫,他也是这样。昨天晚上,他还打电话来说还要去北川一线,我知道他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,所以也没有劝。”

5天才发来一条短信

“说实在的,他刚去四川的前4天一点消息都没有,我很急,打电话也不通。”白玉兰告诉记者,“一直到17日,老赵才发回第一条短信,事后才知道,平通地区一直没有信号,而等到有信号时,老赵的手机又没有电了。”5月17日的短信内容是这样的:“谢谢牵挂。我们都平安。在四川平武县平通镇(重庆

电视上看到熟悉身影,老两口立马打电话给儿媳:

我儿子呢?

在抗震救灾一线,南京鼓楼医院的王嵘望着废墟下的尸体无能为力,几度落泪,而家中妻儿、父母也是焦虑不安。因为工作繁忙,他只能隔一天发两三条短信,报个平安,算起来,从12日至今,还没超过10条短信。

王嵘的妻子金文娟是鼓楼医院关节外科的护士,自从丈夫上了前线,比较繁忙,夫妻俩只能通过短信联系。聊起自己的丈夫,她大倒苦水:“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,他太忙了,晚上累得倒头就睡,早晨被紧急叫起,照顾伤员。”

王嵘此时正在北川县城以下的乡镇进行巡诊,当地通讯信号不稳定,记者几次拨打,都没有办法接通。从地震到现在,金文娟收到丈夫的短信不超过10条,大多是隔一天发一条,一般是早晨7点王嵘吃早饭的时候发的。

昨天,王嵘向妻子发来温馨短信:“明天是我们结婚4周年纪念日,一切安好,勿挂念”。金文娟告诉记者:“以前他从来想不到这个日子,这一次让我又意外又感动。”

地震发生后,听到丈夫已申请抗地震前线,金文娟没有一丝怨言,只是怕王嵘

区)工作了4个日日夜夜后被替换回绵阳,稍作休整再赴前方。灾区触目惊心……我们在悲痛之中奋力去救助那些幸存的同胞,但能做的却远不及想做的那么多。”

多病缠身,“谎说”身体很棒

最让人不放心的就是老赵的身体状况。赵翰林毕竟已是62岁的人了,高血压、腰椎间盘突出症都伴随他多年了,今年春节,他还因为腰椎间盘突出,在家躺了两天。

白玉兰每天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,那就是有没有按时吃药。这么大的工作量,白玉兰很担心老伴扛不住,“我希望他尽全力救灾民,然后安全回来。”

前晚10点钟,刚从平通救治一线返回绵阳三院的赵翰林请命,要求再次赶赴北川。他向院长报告说:“第一我很安全,第二我的身体比其他队员还强,更主要的是别让我在绵阳‘闲着’,那样我会度秒如年。”

此时,北川医疗队已经接到上面的消息称:“听说北川将有暴雨,还有可能有余震”,但赵翰林仍然坚持跟随队员赶到一线。

昨晚,记者多次打电话想与赵翰林取得联系,但都被他切断,他随后发来短信说:“很抱歉,望勿以为怪,我在这里做的事不多,又不善言辞,所以没与你通话。医疗队的兄弟科室和年轻的医疗队员比我付出得更多。”

通讯员 吴倪娜
快报记者 刘峻

舅甥俩不辞而别急晕老太太

老人王毓珍80岁,身体一直不好,儿子是江苏省地震局的抗震专家江铁鹰,外孙是南京一报社的摄影记者,当四川发生大地震时,舅舅和外甥都先后去了灾区,但这一切都瞒着老人。没想到,老人还是知道了,当场急得眼睛一黑就晕过去了,半天才缓过神来。

昨天,记者连线了江铁鹰的妹妹江海鸥,“我儿子出发去灾区的那天,我也接到了我

哥要去的短消息。”江海鸥说,一开始老母亲就担心他们要去,曾问过她,“炜炜有没有去?你哥有没有去?”得到没去的确定答复后,老人才放下心来。现在,两人都去了,该怎么跟老人说,一时成了江海鸥的困惑,最终纸包不住火,江铁鹰另一个妹妹说漏了嘴,在老人的一再追问下,江海鸥不得不承认两人确实去了灾区,“我妈急坏了,眼睛一黑

忙不迭地打电话给江海鸥,“快,打电话给他们,告诉他们,那条路不通了,不能走……快,听说刚刚又震了,他们没事吧……”江海鸥笑着说:“现在,我除了上班,又多了一项工作,那就是与前方联系汇报工作。”不过,江海鸥坦陈,其实,她也很担心,但她相信他们会彼此关照平安回来。

快报记者 毛丽萍 胡玉梅

的家人担心。王嵘决定,先不让父母知道。到了晚上,电视播放江苏医疗队赶赴灾区的消息,王嵘的父母看到似乎有儿子的身影,赶紧打电话给金文娟。

眼见瞒不下去了,金文娟才告诉二老说:“已经到了那里了,事先不告诉你们,是怕你们太担心。”金文娟不忘从丈夫上了前线,比较繁忙,夫妻俩只能通过短信联系。聊起自己的丈夫,她大倒苦水:“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,他太忙了,晚上累得倒头就睡,早晨被紧急叫起,照顾伤员。”

“在地震前线,除了骨折就是脑外伤的病人。有的肢体被挤压时间过长,肿得实在太厉害,不得不截肢,”王嵘告诉记者说。虽然医生看惯了生死离别,但一天里做两三台截肢手术,惨烈的现场让这个七尺男儿几度落泪。

金文娟告诉记者,他们就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帐篷甚至露天做手术,有的手术台过于简陋,医疗队员不得不跪着给伤员做手术,可丈夫从不说累,只是感觉很揪心,有一次,丈夫发来短信说:“今天我很难受,又有一个病人截肢了。”

通讯员刘宁春
快报记者 刘峻